

浅议《伤寒论》之特色

123000 辽宁省阜新市中医院 李雅茹

主题词 强机 治则

张仲景著《伤寒论》是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比较完备的医学专著。他不仅创立了较为完整的六经辨证体系,且为临床各科提供了治疗的一般规律。下面就仲景的治则与临床浅谈几点体会:

1 治病求本,以调整阴阳为重要治则

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,中医诊治疾病善从整体出发,审查内外,辨证求因,审因论治。仲景的治则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。他强调治病求本,且将调整阴阳做为重要治则。

《伤寒论》第七条指出:“病有发热恶寒者。发于阳也;无热恶寒者,发于阴也”。本条以阴阳做为分证纲领,在此基础上又分六经。一般说来,三阳病多属阳证,热证、实证,三阴病多属阴证,寒证,虚证,以此做为辨证的纲领、论治的准则。因此治疗上调整阴阳,提出急下存阴,回阳救逆,育阴清热等治法。如阳明腑证、痞满燥实俱备,投大承气汤急下存阴;少阴寒化证用四逆汤回阳救逆,白通汤破阴回阳宣通内外;少阴热化证用黄连阿胶汤育阴清热等,均为调整阴阳的具体应用。

强调治病求本,就是寻找出疾病发生的根本原因,并针对病因进行治疗。这是辩证论治的一个基本原则。如桂枝汤证的汗出,治疗不专于止汗,而以调和营卫为法,不止汗而汗自止;小青龙汤证的咳喘呕逆,治不专于平喘止呕,而以外解风寒,内散水饮为法,不平喘而喘自息,不止呕而呕自止。

2 注意邪正的关系,采取补虚泻实的治则

《内经》云“精气夺则虚,邪气盛则实”,“实者泻之,虚则补之”,不明邪正盛衰的变化,就不能正确施治。《伤寒论》六经辨证的治则总的说来,不外祛邪和扶正两个方面,而且始终贯穿着“扶阳气”和“存阴液”的基本精神,从而达到邪去正安的目的。对邪盛正不虚者采用泻法,以祛实邪。如三阳病均以去邪为主,据病情不同而施以不同的祛邪方法。太阳病在表用解表法,表实证宜用麻黄汤开泄腠理、发汗散寒;表虚证宜用桂枝汤调和营卫,解肌祛风;蓄水证宜用五苓散化气行水;蓄血证宜用桃仁承气汤活血化瘀。阳明病属里实热证,经证用清法以白虎汤辛寒清热,腑证用下法以承气类通泄里实。对于正气虚者则采用补法,使正气充足驱邪外出。如三阴病多属里虚寒证,治法即以扶正为主。太阴病属里虚寒湿证,治

以理中汤温中散寒燥湿;少阴病多属肾虚衰气血不足,但有寒化、热化之分,寒化证宜扶阳抑阴,热化证宜育阴清热。由于邪正盛衰的情况不同,尚有先攻后补,先补后攻,攻补兼施之治。

3 因势利导,使邪有出路

仲景对某些邪实之证,注意运用“因势利导”的治则,即随病邪所在部位的不同,因其势而就近引导,使之排出体外,以达到使正气免受或少受损伤的目的。如太阳病在表,用麻黄汤,桂枝汤取“其在皮者,汗而发之”之意;阳明病在里,其燥实内结,腑气不通的腑实证用承气汤攻下实热、荡除燥结,意在“中满者泻之于内”;胸膈病实证用瓜蒂散涌吐病实,应“其高者,引而越之”之法。又如《金匮要略》所述之水气病,腰以上肿当发其汗以开鬼门,腰以下肿当利小便以洁净府。痃病对邪在表者用栝蒌桂枝汤、葛根汤以发汗达表,使病从外解;邪在里者用大承气汤攻下通腑,使病从里除等,无不体现了这一原则。

4 以法治病,不以方应病

仲景治病坚持辩证论治,从不固执一病一方,他对方剂的运用,充分体现了“同病异治、异病同治”的精神,同是一种病,但由于人体体质或病机上的差异,以及病位的不同,治法也相应改变。例如:同是小便不利,同有脉浮发热,渴欲饮水的症状,若膀胱阳虚,气化不利可用五苓散;热盛伤津、水热互结者,则当用猪苓汤。多种不同的疾病,但由于病因病机或病位相同,症状虽异,治法却相同。例如,五苓散既可用于痰饮病之下焦水逆证,亦可用于伤寒太阳病膀胱气化不行的小便不利、微热消渴证;尚可用于水肿病须利小便和下利病须开支河之证。以上几种病证虽症状各异,但病因皆属水邪为患,故均可用五苓散治之。

张仲景在治疗用药上还有一大特点,即注意顾护胃气。《内经》云:“有胃气则生、无胃气则死”。凡病之发生与转归莫不与脾胃有关,故察病者必先察脾胃强弱,治病者,必先顾脾胃之盛衰。如白虎汤在用石膏,知母苦寒清热的同时,又恐败胃,故佐甘草,粳米以调中护胃;对峻剂攻邪强调中病即止,如用大承气汤时提出“得下,余勿服”。另外,脾胃虚弱之病,药量宜轻,宁可再剂,不可重剂。如三物白散方后所注,“强人半钱匕,羸者减之”。瓜蒂散方后也明确指出“诸亡血虚象,不可与瓜蒂散”。